

螢

窻

異

草

螢窓異草二編卷三目錄

綠綺

痴狐

燈下美人

梁少梅

定州獄

住住

仙濤

陸腐

艷梅

螢窓異草二編卷三

武林 隨園老人續評

長白浩歌子著

關中 柳橋居士 重訂

綠綺

高郵李生風雅罕匹年二十琴瑟猶虛竊自矢非夸光之美弗與問名有知其志者咸勸曰佳人未必真有若何遲好合而待毛施恐鏡臺未下潘鬢將星九十春光不亦大半虛擲乎生笑而不答終夷然不屑與雞鶩偶如是者數年迄無所得而堅持如故一日清明親往掃墓祭畢歸路遇亡僕忠蓋其童時已歿者猶髣髴記憶之恍惚中且忘其死遽呼曰若承夫人命來迎我耶家中亦無事事何太匆忙李時唯母在堂父已早卒故云

然忠曰老主人欲見公子非主母也李甚驚愕重以父命徑隨之往同至一巨宅閨高大甲第連亘生欲入忠止之曰主人甚怒公子將施扑責此地無人可解若得新姨一緩頰庶幾能迴雷霆待忠入懇之公子始可進見生茫然罔知所措惟詢曰新姨何人對曰主人新納之妾也乃入內良久方出告生曰新姨諾矣見卽爲公子解之遂導之入門生知父怒心頗忐忑不定趨起而前屋宇美好絕類公侯巨家有一堂額曰鶴樓閱其無人而輪奐之華倍極壯麗有頃其父出從者祇二三小鬟衣冠無異生時呼而進之曰若來前汝爲人後不以嗣續爲念而惟佳麗是求是誠何心言已就坐盛氣相向生伏地屏息不敢仰視父將命忠行杖生甫頓首曰兒不肖誠負父恩但思

室家爲人生重事脫非所願而曲就之實同附骨之疽望大人寬其罪使得遂其私則罔極之恩益同天地矣語竟崩角至流血父愈怒呼杖愈急忽屏後一麗人粧飾甚盛含笑而出謂生父曰適聆公子之論亦年少恒情公勿過于苛責如果伉儷未諧妾家娣姪頗有佳者請卽執伐不亦喬梓願俱遂乎生父怒猶未解忠又從旁慫恿之乃曰任若爲之子終不樂有是子拂衣徑入忠引生拜謁麗人如庶母禮卽命坐且語婢曰速召諸妮子來請公子自擇若可予卽力任之婢去未移時俄聞香風拂拂發于庭側有好女子十餘人或衣鮫綃或披翠鬘淡粧艷服紛沓盈階年皆十六七容色殊尤俱端肅歛衽嚮麗人而拜麗人歷指其名俾生遴選生已五色眩目罔知適從至一垂髫

兒年齒尤卑獨著烟燼之衣容光照映左右麗人顧之謂生曰
此綠綺予之猶女也公子以爲可否生熟視之綠綺含羞舉袂
態更動人生卽首肯者再麗人目忠大笑曰公子具眼故不差
遂麾諸女使退唯留綠綺使伴生坐曰汝今爲吾家新婦矣善
主中饋無貽厥父母羞綠綺慙赧若無以自容而數以橫波矚
生意似許可麗人卽起趨入報生父有頃復出曰痴阿翁怒故
未息也遽命忠治青廬刃出新衣一筒俾生與綠綺俱更其故
者周匝續密無異慈烏坐亦心竊感之將夕堂中皆燃巨燭生
父始出受禮謂生曰此皆婢子好事老夫頗不耐此已而交拜
成禮送入庭後一華屋供具豐美錦綉燦陳均出麗人之賜生
促綠綺就枕代爲解衣鶯雛燕乳不禁啼紅歡畢生始展閨里

族答曰妾與姑皆胡姓父母遠任劍南妾姊妹賴姑以生故婚
媾一唯其命父母不必與聞也平明將起早有小婢來窓下相
喚生與綠綺盥濯訖綠綺易髻而髻往謁舅姑生亦入省見父
與麗人方共坐謂之曰兒已有婦宜盪歸恐若母倚閭腸斷矣
生不忍別父長跼涕泣不願行父始笑曰痴兒子此豈汝久居
之所耶生乃悟父出白金二笏與之曰將去奉母贍妻多與恐
不勝任也麗人亦囑綠綺善事乃姑勿倚嬌痴如在我處亦贈
簪珥一篋衣襦數十事亟遣之歸生與綠綺皆泣不能出聲父
與麗人亦有慘色無何忠入勸駕曰與馬已具少主夫婦可行
矣父乃變色叱生曰畜產戀父竟不念而母耶生不得已始泣
拜請行麗人親送之出門果有僕馬相俟綠綺坐油壁小車生

亦乘小驢駒夫婦行半里許迴首顧視猶見宅第宛然麗人與
忠倚門遙望若揮涕目送者既遠遂不見及歸其家母果縈思
甚苦生偕綠綺入登堂拜見母乃大驚詢所自來生具以告母
恍然曰嚙新婦之姑殆狐也汝父中年讀書外室夜輒有美女
來相伴詰其姓氏俛而不答與談古今詩文其應如響兩情眷
眷漸及于私女辭曰使君自有婦妾不忍已雙而令人隻也必
欲相歡請俟一紀之後遂去不復來及汝父易簀之時忽謂子
曰若人來相迎我死得所矣予問伊誰答曰十年前燈窓共話
者也言訖遂歿時兒尚幼故不以告汝今以斯言斷之當是此
耳生亦述其顧復之厚母曰渠以吾子爲子吾卽以渠姪爲姪
報稱庶幾不爽遂撫綠綺如已出綠綺亦婉婉善悅母心同人

聞李一朝有偶成竊笑曰李子果飢不擇食矣聞之微哂乃張筵設飲徧召諸友粧妻使出拜之一座盡貽謂非塵世所宜有由是群喙遠息明年卽舉一子頭角非常生郊行又復遭忠子途拜而言曰主人聞公子弄璋不勝欣慰新姨亦令傳語此子穎異必能光大門閭宜好撫之語畢遂失所在生爲詫歎良久今其子年僅八齡卽通毛詩左傳對客酬答無失次人皆望而卜其爲他年之偉器焉

外史氏曰甚矣父母之劬勞靡盡也冥漠之中猶念及其子之塊然况生居堂上者乎乃父有狐妾厥子亦有狐妻李與狐殆世爲秦晉者矣而非狐之賢淑父旣長負向平之債子亦終乏范蠡之緣其不爲良朋之笑柄也幾希

痴狐

痴狐者同郡吳公之寵姬也性慤而善媚故號之以此非實狐也公諱畹戊辰進士以罔卿致仕年僅六旬頗以聲色自娛而極意蒐羅終鮮尤物心不免歉然一日暮春游於郊外獨携二小奚親賓子姓咸莫之俱意蓋有所冀也行及負郭桃英將落菜花漸開公因口占曰結子桃花顏色失沿畦舒菜蕊空香可憐一樣閒風月難向枝頭覓海棠吟訖四望悵然忽聞籬落間有嘻笑聲且恒探半身以相望公視之花不屑粧柳不勝衣一妙齡絕色人也公大悅僞言口渴遣小奚丐茶兼詰其姓氏小奚將公命籬邊人笑曰個老子口無停聲宜其渴也雖然予家亦無閒爐灶烹茗若以待子不時之需小奚又以姓氏叩之答

日子不復記憶我父母容或知之卽呼曰阿母我家亦如人有姓耶渠來問我我則何由知公不禁大噱童亦粲然有頃一媪出荆布修潔蓋其母也問客何來且曰癡兒固無足與語者幸勿見哂公因致揖親叩其里族則王姓夫故業農家甚貧見者乃其少女年十七卽癡狐也公知其可餌絮語移時乞茗一甌而飲之復自白曰子郡中吳太僕也與若夫爲桑梓不忍坐視若貧異日可令渠詣我當少爲資助毋憎薄語已稱謝而行女猶在離畔自言曰東家小二姑誑子闔草那得竟弗來無何怒曰人各有目而獨孜孜視予又臨去幾回頭白鬚將不賸矣母呵之乃止公歸語閩人有王某至當亟爲之通翌日果來公厚欸之出十金以贈且囑曰倘有不給亟來商勿以造門爲嫌王

欣然返公家人舉莫知公意由是不時周恤十旬已五六十金
王小康舉家靡不感戴公乃遣水王夫婦始悟公捐惠之意既
慕其利兼懷其德遂許之鄉里或爲女不平女獨漠不爲意及
婚公以五百金爲女父母壽始迎女歸其父母流涕送之女之
痴態如故謂其母曰胡不隨予嫁去吃著不盡矣母大悲唾其
面比至公家引謁夫人並晤其同列靡不笑其癡遂不復與之
較禮至夜公入其室女絕不羞澀直前捋其髭曰此物更蒼於
阿父恍疑汝兄而渠弟矣左右皆竊笑須臾闔扉公與之解衣
亦不之拒惟至袒服遽以手格之曰子生平未嘗去此豈至汝
家反令予裸禮度日乎公笑而諭之曰汝旣嫁則此衣宜去矣
女終不從公強之乃呱焉大啼呼其父母不置公不忍以力竟

擁之和衣就枕俟其寐而後去之甫能成歡女又嬌啼大作幸其性柔順公復以甘言誘之始得竣事然已流丹浹席矣詰朝同起女粧成出見賀客皆驚歎其艷女則時時私語同輩告以夜來情狀并述所苦鮮有不捧腹者數日後漸入佳境又津津樂道之聞者又不免生妬心女亦不覺公知其痴故聽其言不之禁女則事公益謹且媚甚公豐於髯晨起多見擾亂女蓄盂水於枕畔以香口温而梳理之公儉於肌重裊猶憎堅硬女鋪新絮於榻上以柔肌轉而暱就之公飲則茗必親嘗公食則肉皆經審公坐則以掌撫其席公行則以腕持其腋公喜則無戚戚之容公怒愈有藹藹之色公是以愛若性命焉女養手甲最長一夕衾內誤傷公公不忍言憤恨不寐挑燈獨起畫剪之公



止之亦弗聽公誤唾其衣此衣遂不更公問之慘然不答公知其意乃歎曰汝非全無心肝者誰謂而痴也因贈以詩曰抱璞誰知美玉盛人前故作太憨生祇因一語留情後始信聰明盡遜卿由是益暱之同列罔不妒唯夫人獨憐之每曰汝曹誰無枕席情可能學渠熨貼老翁耶然女竟以此得痴狐名蓋亦出於憎者之口獨是女寵雖專房無所不用其媚惟至牀第之事則不少曲徇公欲與之狎蝦辭曰少者固樂此老者將何以堪豈可以予少而不念公之老其言益不痴公愈賢之因而百夕之中僅得以遂而不以爲歎公得以頤養公年七旬屆誕辰戚族畢賀家人亦無不稱觴女不知慶獨茹素彌月曰願公再延一紀無敢奢望未幾公病女奉湯藥衣帶未之離身公疾益劇

竟不起女忽辭公欲行疑其有異志詢以焉往答曰願先公行爲公驅狐狸於地下言已頓仆於地七孔殷然則已飲酖半日矣公太息許時復大笑曰若不負我我何悲爲亟呼諸郎君至遺命以女屍合葬瞬息亦卒諸郎君克成父志不敢有違迄今詢吳氏之瑩必曰痴狐墓女之名與公皆不朽

外史氏曰狐而媚則有之媚而痴吾未之見也媚而痴則必不痴痴而媚則極其媚古今來愚忠愚孝人未必不以爲痴媚亦何獨不然苟從肝鬲中流出而惟恐不適其意不悅其心是卽痴矣况正色以閑之捐軀以殉之豈止媚者能之乎但以人而被以狐之名人則不堪以如是之人而加以狐之號狐亦與有榮施矣狐乎狐乎爾亦能蚩蚩如是乎

隨園老人曰吳太僕立朝所行者猶在人意中今其如夫人
迴出人意表孰謂巾幗中竟無人榮及夫子

燈下美人

瓊州余舜章少時讀書于某寺每當風清月白之頃輒有良夜
如何之慨蓋僅約而未婚也一夕篝燈展卷方將肆習忽燭光
屍閃如人意爲寺僧視之無所見良久復然余心疑掩卷伺之
又許時其狀若烟而慘淡倏有倏無莫能模擬余素以膽力自
雄審知爲鬼物益伺之久之較前益真但具體而微又久之甫
露半面至夜分全形現矣余亟覘之綠鬢翹然紅姿綽約美人
也余卽起揖而進之曰鬼乎仙乎何示人以詭異如此予狂生
余舜章是已如不棄當剪此短燭少賜晤言美人微笑曰何遽

唐突至此予實鬼也知君有渴疾敬爲相如來獻良方豈以陰濁之質而更冒自媒之恥哉余聞言以其貞鬼改容詢之美人曰妾生前少有薄德上帝鑒之命掌祿籍邇來因月老毫荒所配多失閨人意勅妾贊襄其事於是赤繩所繫鮮有朱淑真李易安之事矣余驚曰若然則卿固氤氳使之流亞也豈予亦有韋固之緣煩子預告耶美人曰非也老人口割幾傷人伉儷情妾不忍爲但妾往來雲路竊見郎君對月臨風時有不豫之色蓋緣洞房有待雖庶士不免標梅之歎耳妾有良策故來敬陳於郎君余聞之色甚喜因折節求之美人出一硃符曰援琴之挑良非君子所宜妾亦不敢於導引然郎君之婦非始生三歲者未嘗不可以相邀欲速則速之早爾數年婚嫁固不妨也余

又細詢其說美人笑曰郎君勿絮絮第置此於枕函若所聘者
卽至矣徑置符於牀頭倏忽如烟而逝余正無聊賴姑試之甫
就枕衾卽夢其父母爲卜吉遣使親近俄而彩輿至門牽紅入
室而嘉禮告成比視新婦貌甚麗而酷似美人欣幸之餘亦不
以介意歡然同夢樂且未央春色已酣交頸而息及轉側而寺
鐘聒耳山僧已來送茶呼曰余相公作何好夢日高猶不明眸
也余笑而起晝猶念念不忘其心益不在讀及夕早寢婦亦親
狎不再如昨之羞澀矣蓋余所聞名者爲邑中某家女耳食其
有殊色故信之自此溫柔鄉深入益慕睡鄉朝冀暮暮怯朝恨
不得中山酒爲千日醉久之當晝而寐婦亦刺繡其側語笑甚
歡遂不復欲覺未幾某家以余褊貧且鏡臺久而未下竟別字

余生之父母亦無如何余亦爲之悒悒而夢則未絕也第形神
精魄咸爲所耗漸以痿憊遂終日昏昏皆夢矣一日強起如市
見鬪者二人一人被毆幾殆而如堵墻者僅作壁上觀竟無人
能爲之解余不忍前詰其由毆者素識余忿忿言曰渠售婦與
子爲小妻旣而悔之所欠者又悍不肯還故毆之以泄吾憤余
詢被毆者值幾何答曰因葬父無貲祇貸渠青蚨五貫耳婦不
忍別日涕泣惟願死誰賴渠也余躊躇自念事關節孝當思有
以保全之因計囊橐尙餘二金暫貸於寺僧可足其數甘淡泊
半月亦無害耳乃謂毆者曰汝欲金乎欲人乎毆者稔余爲寒
儒諒不能豪遂姑應之曰渠婦貌不揚子亦不願成好事但不
得金情實不甘余笑曰若然請從子去償若金觀者皆踊躍曰

余相公爲此義舉陰德無量矣因極力懲惡毆者自悔失言而迫於衆議亦帖耳相從惟被毆者感激至流涕誓以死報相隨入寺余爲僧言僧亦重余義慨然相假并出所有者傾囊付之因焚其券被毆者稽首流血其紛旣解余至夕就寢竟無所夢心疑焉竊恠其符不再靈默祝美人思以詢之宵半果來赧然謂余曰曷昔所云皆誑君也妾一縊死鬼何由司人間婚牘緣知君祿命淺薄不久亦入鬼道妄欲結未死緣以爲泉下伴侶特慮見疑未敢冒昧故假君家新婦得以夢中爲歡近今相會者實妾也日者君以一時惻隱保全孝子貞姬土神上奏福祿俱崇壽且毫釐不止妾不敢再爲君崇歛迹伏藏今承召詢覩顏自陳言之不禁忸怩因更太息曰欺罔之罪固已無辭燕婉

之情猶希垂念妾將爲君返去珠以成雙璧慎毋別覓鸞鳳也
言訖再拜竟披髮吐舌而去生悚然汗如雨下神以頓爽不再
思睡矣居無何某家果挽人來曰鄉以一時狂醫幾背前盟今
願仍諧舊好永無二心其納之幸甚余廉之得其實則女爲鬼
崇時時引帛欲自經且狂呼曰此余少卿妻也誰敢奪之因而
後所字者索還原聘不敢締姻故復修好於余余心知美人所
爲以權詞白於父母乃許之期年畢婚女貌亦亞於美人余特
秘之而不言又明年余果連綴巍科成進士仕至光祿少卿壽
登八袞故至今里人凡執柯者咸易月下老人爲燈下美人以
相詭云

外史氏曰溫太真慕其姊妹因嫁名於友而自訂之美人殆

師其遺意歟而以避爲趨以離爲合頗類策士所爲其狡亦甚矣但恐余生無迴天之善則新婦必抱不白之冤使當日聞之必將欲唾其面

梁少梅

邑人梁少梅年僅廿四五美風姿善談吐有雅人韻致一日中元隨人往城外法覺寺觀施食時主壇者爲寂禪師持戒清高秉教虔謹壇前恒有怪異好事者咸樂觀焉少梅與其侶二三人薄暝出邑門比及寺中月已上矣見小兒輩或以綠荷籠燈或以青蒿燃炬跳躍如鬼不禁莞然須臾簫管嗷嘈幡幢接引衆僧擁法師登壇說妙法散天花以成盂蘭盛舉觀者如市亦都無所見少梅瞻素巨頓思人烟叢集鬼何敢來卽來亦莫能

觀止倘往僻地候之則法之驗否當立辨因而舍其同行徑趨
寺旁小徑潛身以伺立未久俄有黑氣數千百圍其巨如斗源
源而來皆從目前經過隱隱若有聲的是奇觀少梅復登高以
望其氣至壇卽滅杳然無踪後有繼者不知幾何少梅立許時
宵露濕衣漸不可耐思回寺前覓其侶謀所鷄棲忽聞笑語聲
如花陰羣鳥足遽止及近覘之則婦人十餘靚粧淡服貌均妖
艷有小鬟二以籠燭導之行最後一少艾色尤姣好獨持荷燈
一殘碎步而前瞥見少梅卽以翠蓋招之儼若熟識少梅神魂
顛倒不克自持遠尾之婦人歔疾如風盡其足力始能及迨至
一處峻宇雕牆巍煥如神廟婦人盡入亦絕不顧少梅少梅倦
極不能返小憇於牆角良久有人自門內秉炬出語曰適一風

狂兒逐姊至此胡不見因以火燭之照見少梅喜曰郎固在此
誰云返也請即隨予入少梅視之果挑燈之鬢乃欣然起立與
之偕歷門數重彷彿若有神像亦不暇細瞻繼入一小院落其
中花竹森秀別有洞天而所見之少艾早在廡下站俟見鬢即
詢曰逐臭郎得之乎答曰得之矣少艾即笑而逆之偕入中庭
室內鋪陳華麗目多未經燈下晚少艾年可十八九姿態橫流
容光肆映眞麗人也少梅心益悅因致詞曰倉卒相遭未遑趨
避不加呵叱爲幸乃復引入房闈倍增慙悚少艾微笑答曰適
見君子躑躅草露間知必黑暗迷途無所投止者不揣荒僻冒
昧奉邀草榻一宵少光蓬蓽何反承搗謙若此少梅復遜謝少
艾延坐且語鬢曰好事勿令人知懼相溷也鬢亦笑而諾之少

艾又命治具對坐行酌殺核羅列珍錯多不知名少梅正微飢
得此甚慰徐叩其姓氏匿笑弗言唯曰情好未篤無敢遽陳統
俟諸異日少梅遂不再問歡飲既久兩心蕩然翼啓曰良宵遲
晤雞且將鳴請就寢二人乃握手起及入臥室衾褥甚華少艾
自解其衣內外皆斬然新製唯著紅絹抹胸與少梅就枕撫其
肌豐若有餘膩難著指交合之際媚態紛呈少梅早置身魂夢
中矣遊仙一枕漸入黑甜及醒聞嬌音群噪曰淫婢不羞偷與
狂郎戲吾輩可鳴鼓而攻之張目驚視少艾猶在抱中毫不羞
澀惟笑曰知情者固當連坐也衆譁然曰婢子無賴竟下水拖
人耶言已鼓掌少梅心始安竊覘婦人四五輩皆客夕所見者
乃起著衣婦人皆孜孜凝視其私若欲羨然少艾亦起衆以手

理其發曰髮蓬蓬狂已太甚少女又笑曰卿等欲狂不能耳因引少梅徧拜之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媒灼之言足當矣衆默然已乃歡然相與偕坐諧謔生春有頃均以酒炙來爲二人扶頭飲少酣中一衣綠綃者年齒稍長於衆少女呼之以姑忽謂少女曰若能與郎君言之乎答曰邂逅相逢未敢輕洩姑笑曰郎君巖豪當無慮乃語少梅曰一言頗駭聽妾等非人實狐也渠爲故明中丞毛一鷺寵姬年十九而妖毛因民變獲罪忽遽中遂葬於此是地爲聖姥行宮妾等時來服役見而憐之授以鍊形術雖鬼而無異於人今旣得侍君子願卽携歸庶不至汚觸聖境妾等亦得以全其始終郎君以爲何如少梅初聞而驚卽亦弗懼惟毅然應之曰敬如尊命衆乃相顧大笑曰個男兒

色膽故不細姑曰予固深知之乃敢言也因共爲少艾賀始得其姓名則王氏小字阿憐耳衆又爲之治奩具彈指間錦綉珠玉紛沓俱集外各封黃金一錠爲賀儀憐與少梅一一致謝姑又曰畫不可復恐招疑怪盍俟昏夜乃羣起而散去憐因謂少梅曰非妾命君拜則君危矣少梅詰其故憐曰渠性皆蕩昨夕特未覩君故容妾捷足得之耳今晨相值不無垂涎願妾以禮縛之姑又憐妾成此義舉不然與少樂樂君可勝任與衆樂樂君將不堪矣少梅聞其言不禁捧腹又詢爨之所在答曰渠皆紳家少婢叢葬此土妾愛而撫之收供十指但堪昏侍不能盡現也因引少梅視其所居卉木繁茂不類窳窳閭憐告曰此皆若輩所爲妾無能致此妾自與若輩游飲食衣服莫不仰給於

彼數日前姑忽語妾謂妾眉宇間有喜色當有奇逢不可仍著
故衣因爲妾徧易新者今之所御皆姑賜也若妾之死襯仍在
此後旣已臭腐不堪廻顧已喁喁細述少梅深歎其奇及暮衆
又來爲設祖帳前二小鬟皆至惻惻有不忍別之狀酒行數巡
姑拔鬢邊釵擊案而歌曰有女婉婉兮共我翱翔今茲別去兮
予心憂傷願汝倡隨兮如鳳凰何時重晤兮在仙鄉音節甚古
且凄婉憐乃再拜答歌曰一杯久棄兮冥然何知肉我白骨兮
匪彝所思今夕別離兮烏夜啼深恩未酬兮步遲遲聊祝眉壽
兮與天齊衆亦歌曰女蘿附木兮得所依留君不住兮心孔悲
子兮子兮無久違歌已四座皆泣下飲將遠矚姑曰邑門將啓
盍行乎乃取衆所贈遺分置兩人袖中殊不重累始送之出門

憐與衆又把袂珍重少梅視其地果卽近郭之碧霞祠距城未
里許因扶憐歸其家少梅無父母兼未授室候門唯一老嫗訝
之亦無敢問憐與少梅究不自安翌日竟徙於鄉出金治產家
類素封後每張筵召狐絕不至憐今出世十餘年猶妍艷如昔
所親多有見之者

外史氏曰狐有毛者也而以毛之姬適人似不恤其族矣且
毛初葬姬於此原不意其有狐狐竟喬作主張不復問毛姬
亦擅誘少年不暇畏毛則毛之爲毛可知已少梅之膽巨於
斗阿憐之面厚於革非此二人狐卽多事亦不得不爲毛地

定州獄

直省定州有郵民婚於近郵某家民有孀母素嬰疾病井白惟

藉婦操婦年二九頗風格民更密於防閑以故歸寧之期絕少
婦與其父母皆不滿時屆秋成其岳家郵中演戲侑神適民母
疾小愈岳渙人言欲迎女歸母許之婦遂盛粧而往民固雅不
欲淹留未久往促之歸翁媪愛女皆不聽及社事將闌民又往
爲言母以勞疾作理宜遣歸絮絮不止婦貪觀劇甚不願乃曰
盡此一夕耳姑卽抱恙暮夜亦無所事請俟戲終明晨旋返良
亦無所悞媪又贊助民不能強遂悻悻自去實亦新婚未久燕
爾情濃非有惡念也於路竊自憤曰賤骨朵不念枕席情祇圖
歡笑吾必辱之抵家飯已乘夜悄然復往稔知岳家有矮屋鄰
於演劇之所婦與姑姊妹列坐於簷際以觀遠望婦果在指顧
笑語意甚歡民益大悲乃於叢人中委蛇行潛身廊廡昏暗中

絕無知者時雜劇正盛金鼓雷鳴滿場喧闐婦凝睇已久漸忘形骸頰以一足垂下民知其無備仰而企之竟褫其隻履而婦猶漠然弗知夫遂懷之亟返至家閉戶高臥亦不與母言計俟其晨歸痛辱之以泄積忿乃婦矢履未久頓覺足水捫之則蓮瓣已脫心疑狂且所爲不勝愧悔兼慮諸親戚集聞必嗤笑遂不俟場終亟下屋自覓尺帛縛束之白於父母將歸其夫家翁媪皆驚訝叩之弗言留之不可惟托足與命人控一蹇衛送之蓋圖夜歸易履免致播揚及至姑猶未寢啓戶卽訝曰若婿言若明日歸何深夜而返得毋令阿翁怪耶婦曰兒聞母又病是以亟歸不暇俟翌日也姑笑曰子病亦習慣烏足慮婦侍姑寢然後趨就已室恐夫覺不敢燃燈及夫問以伊誰始答曰子來

家夫微哂曰子以汝從僂人逝矣竟歸耶知夫怒無敢言夫又曰大好戲文詰朝聞將復演汝何遽歸婦益默然竊思俟夫寢始可取履以更乃夫又詢曰既歸何不以炬來婦甫對曰夜闌火燼暗中固可寢也夫知其意忽起曰待子爲汝燃燭婦力止之不聽燭既燃纖毫畢鑿婦懼亟匿其足夫早見其無履乃佯笑曰汝以足來迹殊有異婦伸其有履者亦笑曰若孜孜擬視豈有人跳而行耶夫注目良久遽曳其右踵曰是何獨無婦大慙低囊無語夫謾罵曰不從我言致出子醜醜醜汝身不足洩忿矣固詰其履婦無以對夫曰履在足上今不見其事可知子猶以汝爲室耶喃喃登榻怒罵不休且言明日迹得之決殺却遂復臥意蓋愧怍之而已輾轉絮聒不覺熟寐婦惶恐無以自

容又慮爲鄰里笑竟縫帛於梁而自縊及夫聞聲驚寤起而撫之體已冰矣大怖且悔復計婦夜歸當無知者若潛匿其屍反誣其父禍可免因斷其纒負之出戶投諸鄰寺井中寂然反室思婦之情好不禁悵惋待旦而出不及見母竟往岳家逆婦翁媪言已送歸壻力白其無前送女者適以事他出共疑之具控於官州牧胡公素聰察亟拘送者至鞫之不服惟舉姑婦相語狀公頗心疑拘婦之姑庭訊之所供與送者同因以嚴刑擬其夫始吐實公命加以桎梏押往覓屍令善泅者出諸淵泉則闖然一髻無所謂朱顏綠鬢者公與吏民皆大駭審視之額爛身隕卽寺僧某也蓋婦屍墜井適墜於坎未至沒水縛少緩竟以更生忽覺冷砭肌骨不可當且暗如昏夜仰矚之又見天光竊

意身履冥途故其境如此迨以手捫之寒泉浸溢始悟入井乃號呼望救適寺僧五鼓起桔槔灌園聞井中有聲疑失足誤墜者俯詢之則鄰婦某氏也僧故識其夫亟引修綆拯之井深九仞婦手膩力怯多方竟不能上正惶急聞俄一少年貿然來亦鄰家學圃者見僧鞠躬用力乃笑曰大師何作此態豈金繩中斷以致淨瓶不出耶僧語以故少年曰不仁哉吾師也寧有慈航普渡而高居彼岸者乎若素能浚井子漚汝下渠乃可上何計不及此僧曰然子亦熟籌若此時值乏人故作此拙態耳遂浼少年執纆已乃縋繩而下旣得婦解纆束其纖腰號曰亟提之少年用力婦果出晚之雖衣裾沾濡貌頗婉麗心大動給之曰孀子以絙子我請就高阜憩息子出吾師婦解付少年少年

四望有巨石其大如缶力掇之下諸井適中僧顛竟斃於水少年慮其復活再取他石連投之寂然無聲知其已死始止而不投突牽婦衣曰去之此地不可以復留婦見僧斃知非好相識大懼欲走少年脅之以力不能脫始勉從之曲折里許至一土室中少年語婦曰僧與子言意頗不善子故力救汝今將送汝歸但衣濕恐不可耐予他出任汝自便俟燥而後行子實無惡念言已趨出婦信之反感其德亦覺衫袴盡水不勝其寒乃起堅扃其戶裸而以手授之正白身無備少年早破窗突入直據要津婦遂無以自主事已少年謂婦曰汝欲歸乎盍行乎婦答以欲歸少年曰不可僧以汝死歸將涉訟子必誣汝同謀况子送汝返汝夫益疑汝有三命耶婦果懼其夫乃詢曰將若何少

年曰子籍新樂在此爲人備擬於明晨旋里汝能從子去子無
室卽以汝爲妻汝亦頗願否婦沉思實無所歸遂許諾但曰一
履又陷泥中汝丐得之乃可行少年領之啓扉復出仍下鑰焉
至暮以飲食來婦從之乞履答曰履在人趾實無由得婦曰弗
得實難行遂同寢處益相歡好明日少年又出婦以履之事堅
囑之少年口諾而心以爲難旁午聞僧屍已現益用張皇薄暝
乃敢返室獨行野田間見有赤鈎兩灣頗纖嫻似合婦足疑爲
他人所遺者喜極不暇顧慮掇而疾趨抵室卽以示婦婦熟視
訝曰此予之故物何由得入子手少年方言其故歛有二役破
扉入以鍊繫之曰殺人賊果在此少年失色詰罪由乃知胡公
檢僧屍并得婦履疑婦未死且不能遠翔與之偕者必左近孤

男無敢向人乞此物因命婦之夫遍搜箝中取婦履悉以付役使散置於幽徑潛伏以待遇有拾遺者尾之去則婦可得婦得而僧死之本末自明矣役如公教果獲犯語之以故俛首伏罪解之邑以抵僧命郵民亦以誣罔論徒婦遂別嫁公以是案駭擢美任人咸服其明斷

外史氏曰一履之微遺禍至此要皆歡場實階之厲也蓋婦不貪歡則夫不至於竊履夫不竊履則婦亦不至於投繯婦不投繯則僧與少年皆可以無死然非賢宰官得此一鉤則僧以救溺而死婦且背夫而遁獄將不可解矣卒以履之故破此疑團古人有綉履傳奇猶不若此事之詭異

住住

長安谷氏巨族也子弟多發武而不發文以故馳怒馬試長劍
不一其人而擲三寸毛錐者則寥寥無幾一日春雪初霽會獵
於城北山中闔族畢往少長咸集較騎射逐飛走意氣發揚甚
自得也天將薄暮所得雉兔以百計倦而思歸遂皆返轡有維
藩者年甫成童亦嫻弓馬諸兄均愛之携以俱往至是人騎槍
攬乃獨相失在後維藩瞻素豪亦無戒心自跨小驪駒牽一細
犬徐驅於平原枯草間新月初生寒烟四野方覓故道前行忽
二小狐驚竄路左維藩心甚喜縱犬逐之已亦策騎相隨狐行
絕駛犬與馬皆不能及未幾黑暗中又亡其犬狐亦不知其安
往不勝懊悔乃緩轡徐馳更不辨其何地約行數里許馬力亦
疲將借宿蚤行倏見樹影參差燈光明暗遂疾驅就之至則巨

宅如王侯重垣列屋棟宇雲連所見之熒熒乃其牆角守夜者
明炬以防暴客耳聞蹄聲卽叱問之維藩下騎與言答以迷途
願求棲止衆以火燭之笑曰個兒郎織織年歲深夜輒獨行曾
不畏虎狼耶當爲之白主翁遂止維藩於茅舍一人奔而去少
頃復來曰主翁已起延客矣維藩繫駒隨之往約行數武卽見
高門洞敞紗燭熒煌宅第頓深邃邈者引謁闈人凡三四輩皆
鮮衣花帽狀類古之蒼頭略加研詰卽導以入歷門凡兩重皆
有守者見之俱笑曰失路兒來乎主翁固候若久矣維藩心頓
訝之入門而西至院宇精潔如客座未及簷楹主人早牽簾出
年約五旬餘高冠盛服從以數人降階卽言曰住住輩偶爾游
戲君何相逼之甚旣而笑曰幸是稚齡猶可恕維藩不解所謂

心更茫然惟灼灼以目相視主翁又笑曰童子何知老夫反與有過矣因延以入室其中圖書燦列彝鼎雜陳繁華不可名狀主翁與之坐微叩里居卽起敬曰是吾鄉世家也密邇桑梓未遑展謁然仰慕久矣亟命呼住住來使者往返數四始聞珮聲璆然有小女子年可十三四顰眉妖臉披髮慵粧自簾外而入瞥見維藩神色頓異一似慙怯不能前主翁笑而語之曰是亦有夙緣兒勿深相畏也女甫近翁側俯鬟蹕袖曼立無言維藩偷睨之態若流珠神眸秋水雖童年情亦不能自制聞女小語白父曰狂暴相凌心膽幾碎何復引賊入室主翁怒之以目徐曰小兒家竟不慎言乃爾女遂不敢言主翁因指女笑謂維藩曰家有三女兩俱適人此幼者與君年齒頗相若竊願附爲婚

姻不識俯就否維藩見女心實愛好且罔知爲狐魄然起謝女
聞翁言頰頰注目亦似愜其素心兩人之情已默相好合少頃
主翁起曰郎君馳聘過勞姑請小憩明晨再當定議遂遮出從
人早先趨出戶唯女行步微濡以致獨後將及簾際維藩情不
自持乃戲牽其裾而留之女迴眸一顧低笑曰茶糜刺未長便
解抓人裙帶耶因以纖手解脫之肌膚微親滑膩莫狀維藩益
覺勃然卽直前擁抱女方猝急欲出聲翁早復入維藩大慙遽
釋手翁呵女曰不速行又使老夫覓汝妮子直恁蹇緩乃相與
俱去維藩旣失所望神亦頓疲牀頭設有衾枕就榻鼾眠至曉
未覺翁來呼之醒少致慰問旋出一碧玉環與之曰此卽住住
所御者郎君持以爲信明春桃夭之吉可來此親迎也言已卽

遣之行曰恐尊親祭念宜過歸朝褻不及留歎矣送之門外命還其馬仍令人導之示以周行而返維藩就道日中方抵邑門家人已張皇尋覓見始欣然詰其止宿之所具以實告其從兄維垣粗涉墳典聞即駭然曰此狐也幸以汝幼不加害亦既足矣猶望其他耶遂不再齒及且爲維藩議婚於彖家以絕狐念獨維藩繫懷不置鬱鬱至明春族中將祭掃維藩復得出郭因私往謁翁物色至其處則芳草如烟人跡且杳絕無前之輪奐者兼之鳩鳴鴉噪樹木陰森凜乎不可獨留方將旋踵忽見二美人淡粧艷服交挽而行及至維藩前顧而問曰誰家黃口兒何事躑躅於此維藩因告以情一衣絳綃者卽紅漲於面曰汝果薄情郎乎住住實子之妹因汝家以異類相詆阿翁甚悲將

遣之他適矣奈何復來也一綠衣者亦怒曰阿翁自憤憤輕以掌珠許匪人玉環若在可亟以付我維藩實佩於身而堅不肯與二女乃恨恨而去維藩抱悶亦自歸迴踪甫里許遇一貧老道人貌清癯有菜色乞錢於道周維藩憐之遺傾腰囊中物舉以相贈道人謝訖忽謂維藩曰吾視郎君之色似重有憂者正當英年不應若此維藩方苦衷無可訴乃爲道人緬述之道人笑曰此殊易事但恐君家不能相容或致麗人失所貧道反爲多事耳維藩堅以自矢道人乃探袖中出三符曰以焚於郎君室中某翁卽自至與之約令送其女子歸及期不至再焚一符必得如意末以清水一盃焚第三符令尊闔吞之卽有真仙下降不克拆爾鸞儔但須擗節始可縣長勿令人歸咎於撮台山

則幸矣維藩敬謝因拜道人爲師轉瞬卽失所在驚愕而返及見諸兄給以他故亦秘而不告歸至家急不能待獨坐已室候至夜分燕其符有頃聞風聲颼颼俄而赫然震響儼似巨物擲自簷端出視之一狐色甚蒼黑縛束如奉祀之豕目光若炬貼耳乞憐維藩知爲翁故此曰若以女餌我繼又背盟今吾行法拘汝至汝復何言狐委地求生嗥叫似不能答維藩笑曰今姑貸汝死與汝三日期倘送女來姻好猶在不然予不任受若欺也遂釋其縛而縱之狐搖尾自去不復迴顧維藩知其未服恃有符在翌日語其家人曰三朝後新婦當來可爲子糞除臥室時維藩已失怙恃卽依從兄維垣同居兄又他出惟嫂在怪之曰雖經締姻尙未納采小郎言何無據也維藩不辯惟指揮僕

婢管其居牀帳几屏務極富麗家人皆以爲狂屆期狐果不至
維藩怒又焚一符是日晴明正當卓午俄陰雲陡生霹靂大作
院中雨如翻盆旋見一老翁携弱女自空而下衣縷絕無沾濡
徑入洞房謂維藩曰君無香火情祇一味惡作劇衣奩未備是
以稍遲奈何卽遣豐隆相召耶維藩正色曰翁反覆無信不如
是則事必不諧翁慚而退留女在室目之年已稍增嬌艷似倍
於昔見維藩甚含愠色自語曰強暴兒終非好相識維藩因温
語慰之女曰君家自憎妾非妾家棄君何不留面皮至是維藩
乃述其懷想之苦女始驟然迴嗔語次天已開霽晴朗無片雲
婢媼全集瞥見新婦咸以爲畫圖中人而莫測所自維藩始隱
約告媢媢驚喜且憂不得已而聽之爲治香奩設花燭使交拜

成禮女貌嬌小媵亦甚愛憐之及夜定情維藩雖弱於年實偉於器女不勝其鬱勃太息曰無一不狂暴宜吾輩皆懼見武夫維藩亦大笑詰朝焚道人符強女吞之女自覺精神強固亦心喜以是相安伉儷倍篤午後有肩輿數乘止於維藩家及出輿則翁媪及前二美人皆華服徑入與媵講姻媿禮見女執手涕泣不忍別離維藩始執壻禮恭拜翁終慙憤不甚交談贈女衣飾十數箱富家無以過之欸留至暮而去後月餘維垣自外歸聞此事深以爲患勸弟遣之維藩不聽偵知某縣有異人頗善勅勒之術聘使驅之其人至卽入女室週迴一視語維垣曰毫無妖氛殆仙也吾術不能祛之竟辭歸維垣弗信復與諸弟維城等故牽獵犬數頭突入維藩之室女坦然殊無懼色惟笑曰

伯伯輩亦甚無禮言已下階趨迎犬見女反皆辟易如有所迫
遂然諸谷無如之何遂懷慚散去踰年女舉一男無異於常兒
群議方息嗣遇御前某真人以事過陝維垣終以女爲虞復卑
禮延至其家真人結壇行法女在室中亦甚惶懼方與維藩訣
別忽維垣等見有金甲神人屹立天半持黃絹丈餘披示真人
共視之朱書五字巨如斗其文則葛仙翁作伐也倏不見真人
卽起謂衆曰吾師命也不可以遣遂亦別去初嫂與女善屢諫
維垣因是益力爭之族中始無異心女連孕三子而容色不衰
閱數年維藩寄子於兄嫂與女入室遂不出衆闢其戶聞其無
人蓋皆從贈符者仙去矣

外史氏曰有此硬媒人何慮好事不就葛仙翁夫婦多強主

人世婚姻於此又見一班且維藩亦甚豪儷既迫之於途復窘之於室南山隱隱翁幾隕身斗帳嚶嚶女更受創莽男兒絕不似溫存嬌婿矣何更有助虐之師與煽惡之族哉宜乎女爲之寒心而以暴客目之也

仙濤

仙濤者廣陵貧家女父杜某素無賴郡人咸不齒之仙濤生而聰穎及長色更殊尤維揚故以瘦馬馳名養女之家自中人以下鮮不居爲奇貨因而自揣薄命懸知不免於畫屏情實不甘遂日夕禱天以祈早歿厥志良可哀也年十七斧柯盈門咸爲豪家作伐知必無望於蘋蘩聞其父已首肯不勝悲怨幾以白練自戕而不忍捨其母一夕中夜獨起躊躇於疎籬之下秋魄

微明見一物烏毛白喙目蹙閃如鑠金狀似狸奴仙濤素珍此畜雖憤悶之餘不禁破涕迎而就之且甚馴乃貯之以衽抱歸綉闥時已夜闌頓然思睡遂不及解衣竟就枕方轉側如寐覺前物暴長其巨如牛驚而欲號已身忽不自由飛跨於其背畜卽咆哮作威奔突出戶蓋虎也仙濤心膽俱碎而又無如之何因瞑目聽其所之有頃虎忽蹲伏不前少甦而展視則非城非郭半水半山面溪有屋數椽野花岸柳圍繞柴門曾幾何時而日已正午仙濤恃有人家嬌嘶乞救虎竟湧身置之地上掉尾自去仙濤自慶幸免饑吻存息爾許時而此家絕無人出乃強起而入之其中草堂三楹頗幽潔而松陰當檻竹影橫窻迥異人間俗境疑爲仙宅無如升堂入室不第無人且無褻殮之具

心益大疑有藤牀坐而偃息驚定不覺苦飢而前虎復來以首枕藉其爪臥於樹下仙濤甫知其異乃祝曰承若携我來雖脫火坑將爲餓殍可若何虎似解其言少出旋歸背負鹿肉半肩以遺之仙濤笑曰此地無由舉火我豈能茹毛飲血者盛意殊不敢拜登虎又知其意又去許久啣蓮房數十枚歸而委諸檻外仙濤剖食味絕甘竟以果腹自此與虎漸稔不復畏忌虎暮出朝歸盡日不他適若相伴然且時覓佳果以餵糗糧仙濤遂不絕口實惟慮秋鵬凜冽莫具絮衣而一榻宵眠片氈罔有將不啼飢而號寒詎意世外桃源別有天地不第草木長春亦從無陰雨涼颼之虞習之既久遂以相安繼而甚苦鬱悶初猶惟怯僅倚荆扉積漸遠出竟不時爲騎虎之遊始知其地環山帶

水祇餘一徑相通廣袤約數百里嵐光溪影樹色花香靡不佳
絕仙濤領略殆遍且自辟穀以來紅顏若有羽翼身輕於葉雖
不諳吐納之術已不啻地上游仙暇輒擾虎爲戲役之如奴少
忤卽撻之十數虎亦伏而不動居約五六年虎忽出而不復仙
濤旣自能遐舉亦不甚仰給於虎惟迹已久無由再覓衣襦
况出當秋初尙衣單袷旣空山無以縫綴布縷漸盡遂無可衣
雖以深閨之麤質竟不免裸以爲飾亦茫然不覺其苦一日忽
動鄉思念母綦甚恃其不翼而飛頓欲一歸省視乃甫經涉想
虎卽自來且作人言語之曰子前生實施厚德出于陷阱縱
子於山林得以享年至千歲之久子故化身脫子之厄成子之
志將以子同證地仙今乃塵念頓生孝思不匱予不能更留子

請送子歸然自茲富貴可期蓬瀛則不可望矣仙濤聆其言意頗少悔究迫於鞠育之恩絕不係戀兼因地無居人性同野鹿頓忘身無寸縷坦然馭虎以行時已昏夜恍惚在風雲中不知幾千百里比及天曙已抵江都則山川如舊風景依然不禁凄然淚下而千行夾郭萬雉籠烟昔人所云綠楊影裏是揚州者又舉目即見矣仙濤方悲不自勝虎忽大吼而躍彈指之頃早已隕越於下晨光四照身落郊垆遙見行人紛如不覺頓萌闔態以無衣自沮幸有葦塘藏嬌終日至夜甫敢飛出將返其家又不甚記憶屢勉而行約里許自謂已至則非莫愁村中實在辟疆園外倉猝歎扉履聲几几有人出應仙濤猶謂其母及拔關覲面冠服翩翩竟屬儒林吉士銀蟾皎潔之下仙濤遂無地

自容因巫飛遁知若人已覩之也聞伊人詫歎良久唾爲妖魅復自入仙濤旣路迷鄉井歸忘雲山進退維谷之餘不禁因悔生痛涕泗滂沱猛悟曰身爲目染歸亦安之斯人殆我夫也頓思就之而諒其疑怪并恥於自獻其身俄聞虎嘯聲有布裹榔自空際乘月啓視則女衣一襲袍袴咸具乃大喜遂益德虎身已就衣深宵亦不他往藉草眠至旦踪跡至家適父以賤業遠行惟母在失女而得女把臂號泣仙濤亦失聲母言前失兒時門戶盡扁不知焉往疑兒不屑小星畢命荒野不謂猶在也因細詢之仙濤盡白其異母殊未信驗之閨體宛然乃釋厥惑仙濤居家旬日不復火食日惟啖果數枚兼慕白雲鄉將出家爲女冠究以裸露之恥白之母使訪其人則許姓名靖青衿中之

秀出者因更注念不置母知其意聞許方纒反倩水以干之許初未諾循得佳夢合以吉卜皆謂娶婦得若人當遊玉堂金馬而杜父不在杜母又不計聘貲許家綦貧乃以金釵訂盟仙瀾慮父返或有扞格使媒妁慙恚之匝月卽涓吉成禮比及杜父歸來早無及矣燕婉克遂魚水倍歡第仙瀾之顛末惟母知之他人皆莫之與聞許益末由得知絕不疑月下飛去者卽此牀頭人也仙瀾慮以怪異見薄於夫始日食一餐究亦見意而已惟弱體輕盈輒潛以距躍爲樂恒至數十尋不止數月之後漸以不能飲饌竟復其故期年許以鄉魁登桂榜未及三載又捷南宮館閣數年出爲某郡太守仙瀾憶虎言果驗綉像祀之因并祀元壇神以掩其跡

外史氏曰虎知報德無足奇也唯以剛猛之質而軟款溫柔絕無粗莽寅使君何遽能辦此至仙濤以矢志之高享洞天數年之樂宜已雖裸程跨虎頗失閨箴而世外芋蘿不同人間帷闔或不妨少越範圍况念切春暉卽圖歸計以世無不孝神仙也杜陵云絕代佳人幽居空谷吾猶得以此况之

陸廚

桐城張相國家有治庖之人陸姓無名呼之以廚而已煎熬燔炙滋味深諳相國尤喜之其家負郭歲時始請假一歸其妻少艾獨處寂寥而廚又嗜酒歸卽酣臥以是脫輻爲常遂出之然廚欲藉此出遊秘不以告府中人罕有知其繇者一日中秋節後宴會少閒廚又給假歸途中遭公之厮獲某兩人素莫逆因

戲之曰陸大哥今始歸視阿嫂恐天上嬋娥不能爲汝重圓也
時廚已微醺乃笑曰曩昔或如子言今則不然矣某愕然亟詢
其故廚旣失口不能諱遂具白其棄妻之由某不信又詰之廚
更正色以言鑿鑿可據某始笑曰兄亦太不情奈何耽黼黻而
捐鸞鳳因拉之如肆與共飲蓋某從相國數年薄有積蓄思娶
婦苦無佳者向曾見廚之妻心頗豔之今聞其離異欲浼廚爲
玉成故假盃勺與之議酒數行遽以言挑之曰阿嫂旣被兄出
以渠姿容早當再醮而去兄已失計縱欲復合恐未易圓破鏡
矣廚側首曰子固不屑於此但前返徹郵風聞臭花奴以子爲
鑿揆精擇肥猶未嫁也某大喜亟起酌廚曰果爾則弟有所懇
兄其毋辭廚飲而叩之則曰非弟敢爲陳平但兄所棄者人皆

可取况弟久無室家兄必憐之盍爲子成此好事廚聞其言有難色良久乃曰婦旣見逐人盡可夫弟娶之固無害於義第子與若人不等陌路何能言某又相強且曰弟居城市鄉曲之人多未稔若欲倩冰非兄不可否則當洩兄事於主人自茲不令兄歸廚微笑終不許某乃頓生狡計誦之曰兄與嫂離今已數月亦思膠續乎廚曰然予年正壯詎能久鰥無如執役潭府數旬甫一歸此心不免疑慮今欲得婦必在城中而邑居者又復我憎可若何某心暗喜遂言曰兄意若此正不必圖其新維彼舊者固可耳廚不能解詰其故某啞嚙久之始曰弟家實居府側娶若人必實於此雖弟之新婚實兄之舊偶婦人水性與之言當無不從兄倘一時情動不妨夜來弟自義讓兩雄一雌永

以爲好惟在兄之作合耳語已廚大笑曰弟欺子哉世固無此理且弟亦非其人某又曰再婚之佳人不等深閨之處子弟又何所吝惜而以之誑兄廚見其實然遂竊計曰子所得者僅足杖頭况續一婦非數十金不能又無若故妻之美者今果如此是無婦而有婦也渠自願頂綠巾於子何尤計畫有頃又陽爲不可必待某自誓方始允從與之訂約而別歸至家卽往謁婦之父且措詞曰某不才身爲賤役不能時一歸家恐虛令愛青春故以之返璧而伉儷之情則不忍忘也竊慮令愛仍適匪人不免甚爲繫念茲有邑中某者家累千金頗殷富可托終身翁倘垂盼某願執伐言已又再拜婦之父喜其委婉姑領之廚退又浼人慫恿明日某潛來訪廚肥馬鮮衣風姿俊逸廚留之與

飲婦之父母私往窺覘皆大悅遂從廚言慨許之婦故陰有弗願也某諏吉行聘不日親迎畢姻後某之年既甚少於廚又從相國無他職役朝夕與婦聚處婦亦安之唯廚以宿約數向其言求一晤婦某難於峻拒初猶借端支延蓋不忍以既得之珠復用以彈雀廚不能平每與儕輩言詈某負心聞者爲之噴飯某知之乃大恚指廚爲詛已廚益忿忿閱數月某從相國赴他處夕未得歸有人踰垣入竊婦於室面被刀傷十數幾無完膚某歸卽報縣驗之四體裸然且係成姦後死者某以廚有夙恨必其所爲遂言於相國聞是事者咸証之執以送官毒加拷掠廚既有前隙不能復辯竟成招其實詛也某自婦亡不敢復處其室適有山東某客因事淹留不勝旅邸之費緣與某素識假

以所居初未知有怪異也及夕客寢聞有人啼曰子面雖毀亦宜細檢子身奈何使淫人得志也言之數四而不覩其形容始疑廚爲枉翌日見某爲述所聞某不聽僚僕有與立者聆之駭然以白相國相國曰事果有冤當覆驗乃致書於宰宰亦疑廚不類因與吏謀召某與婦之父母并出廚於獄同至葬所啓塚出屍竟未腐儼然如生宰心異之先令某諦觀答曰是又令廚與婦之母視之則皆云非宰詰焉廚先對曰渠雖某之婦其先實囚之妻寢處數年隱微無不知其左乳有瘡疤大如掌私處有瘤如指頂今並無之且膚色過白亦不相似宰又以詰婦之母所供僉同宰大驚姑掩其棺逮衆俱返至署先以刑擬婦之父訊以家所往來猶有何人其父本鄉愚大懼吐實則有遠親

邢某居某縣來卽寓於其家自婦未嫁已先歸此外固無人也
宰知有因乃繫衆於獄關行鄰邑不旬日而邢與婦皆得出衆
識之有泣者有怒者有失色者遂皆目之爲是宰以嚴州鞠邢
盡得其奸狀始知婦自被出不能靜處遂與邢有私訂爲婚嫁
邢故婦弟之叔岳親誼相懸屢言之婦之父母皆不許甫得俯
從又責重聘邢因遣歸措辦而廚之說行竟背前約及邢返知
其已嫁乃大怒不至婦家且思以報復之邢本無賴素與穿窬
者善因賂之使爲崑崙竊婦以逃而終慮其事之洩邑中某婦
亦與之歡其家故娼也是夕邢宿於其處偷兒引婦至卽共醉
彼婦寘於囊荷之去至婦室中偷兒又共狎之味爽始抽刀斷
其喉恐有不似兼剝厥面人因寂無知者邢乘暗携婦遠行更

置廿金於案以賂彼婦之夫其夫遂疑婦奔邢未悉姓氏莫能
聲言亦携金他適向微冤鬼自白竟無人爲之昭雪不數日拘
偷兒至與邢皆論抵婦亦杖遣廚與某一以貪賂一以誣告皆
杖之通邑鬪傳爲笑此相國未入閣以內閣丁艱時事也洎乎
大拜廚復從相國入京其足微跛亦受刑重之故云

外史氏曰庖人不治視吏皆趨而越俎固已若陸廚者既不
治庖又思代庖舍其田而欲芸人之田貪鄙無知宜乎有奇
禍中之也邢之計直可瞞天而究莫逃於鬼怨抑何補哉至
某無心喪心反覆變詐既許共有其實旋思獨匿其琛是又
小人之尤而無足論也

艷梅

滇南于伯玉以三考起家歷官丞簿宦於浙中有年矣晚歲弄
瓦尤鍾愛之及長貌姝麗且聰敏勝人因生於紅梅開日遂字
之曰豔梅延師課讀內則既已成誦將授毛詩伯玉以女將及
笄不宜與諸男伍思得女儒如大家使卒其業而難乎其人一
日有秀士欵關請見自言有姊知書兼通諸藝因貧老子又不
肖欲售其才爲糊口計竊聞女公子另聘閩師不揣冒昧代爲
蹇脩未識能中所選否伯玉視其人年僅而立姿容秀逸談吐
風生甚相欽重秀士又出一卷曰此卽媪之近作也伯玉覽之
詩文大雅卓矣名流益大悅與之訂約而別越兩日又來爲下
關書屈之夫家茅姓云係巨族中落者伯玉故未及詳核屆期
糞除別室鋪設精潔而杳不見至心疑其罔而又無從速之已

而艷梅凝粧齋書徑赴新塾怪而問之對曰父爲兒別設青氈已開絳帳敬往執贄何詢焉伯玉大疑心知有異乃尾其後與之偕甫及室外異香過發馥郁氤氳絕非人世所熱者足未踰檻卽聞老婦人聲逆而語曰東翁來乎子恐重煩車從故潛踪自來幸勿以枉道見笑伯玉大駭驚顧之闐其無人知爲鬼狐之類亟曳艷梅使速返不聽徑入致禮喁喁然對面接談似曾相識又聞媼笑曰東翁不以子爲衰朽使僭師席似不宜見惑至此於是開卷授關雎三章音韻清越訓詁詳明艷梅遂受業自讀伯玉亦不得已入與寒暄而後坐語詢以古今女史歷歷如數家珍不禁心折雖未親瞻道貌而聆厥聲音則五十許人也媼又謂伯玉曰子本塗山氏之裔寄居貴治百有餘年因與

令閨愛有緣是以猥屈若此決非爲人禍者幸勿疑訝伯玉唯
唯而私心實以爲憂退而命具饌入媼與艷梅欣然舉箸雖未
見其餽啜而四簋空矣家人私以詢艷梅詰其見否亦笑不肯
言伯玉將覓術士驅遣艷梅聞而止之曰父所以特延明師者
俾兒學也今旣幸逢大匠可以裁成何更計及其他乎且始以
禮幣而終以兵戎亦大非風雅之道伯玉素愛女遂從其言艷
梅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不三月而卽通一經伯玉聞
之喜益豐其供帳有加禮媼感其意又授艷梅以命卦諸書語
之曰兒命薄多才反非厚福習此可以相夫御窮筆墨究非汝
事也艷梅受教精心學之數旬而盡通其奧媼忽辭去曰汝業
有所就當習女紅以執婦道子教無所施矣今將他往十稔後

再晤爾於邯鄲道中慎毋相憶艷梅不忍別牽衣戀戀粉淚縱
橫媼爲勉留一夕詰朝遂失其所在蓋自媼下榻於此衙眷侍
從皆未之覩獨艷梅見之至是亦茫然無睹知其已逝悲不自
勝始爲人言其狀貌則少好如處女惟鬢髮頽白而已恒衣褐
色衫練裙寒暑不一更暇則搦管爲詩若與人倡和者吟成卽
有物攫去其草泐不可得然味其詞旨或天狐而暫謫人世者
又言自幼至長夢寐輒見之故相習熟無所猜忌曩日之樂於
執經實由於此今忽不見能無慘悽言之每泣數行下家人皆
勸慰之艷梅自媼去後始稍稍銜其術奇中如神伯玉欲爲擇
壻辭曰父在此履任數年政績卓異當有升喬之喜寘兒於此
異鄉弱質保無有他離之歎卽時伯玉雖驚猶以邑篆爲望聞

女言欣然詢之則愀然不對初亦莫解其意未幾伯玉忽遭寒疾竟以不起遂卒於官舍家人始服其先見殮畢將扶櫬歸里艷梅沮之曰父歿後始行厄運空有无妄之災不可以驚我桑梓諸兄皆嗤其誕竟啓行舟至滇界已有風信傳揚 朝命下將籍其家蓋當康熙初年吳藩悖逆伯玉之仲弟實在幕中吳敗漏網至是獲之律以從叛禍故延及於乃兄伯玉若在亦不免於死也閤家聞此不勝震驚益兼程比及故鄉裝猶未卸而緹騎已來盡沒其家產禁錮眷屬於宅中州縣又慮有挪移株連根詢波及戚族諸兄始悔其濫歸之謬幸中丞某公稔知伯玉醇謹持疏代爲辨明嗣聖恩寬大不盡加誅僅流其三子於邊以示薄懲而于氏遂家無立錐矣艷梅之諸兄欲奉母同往

戍所艷梅獨不欲曰暮年風燭何堪遠涉山川且生子與女同一罔極妹雖閨閣獨不能菽水奉親乎竟不聽其行諸兄亦以母老不任風霜遂携眷自去艷梅當籍沒時私匿百金至是置田供母縣大夫又憐其勞獨少助薪水之需家以粗給明年艷梅已十九里中聞其賢咸思聘之母又繼於遠族得一子頗稱克家使承伯玉之嗣固勸艷梅擇所夫艷梅初猶不願欲奉母終此餘年以踐昔日之語及有螟蛉之兄出入扞格乃首肯然以年庚來者一攬輒擯去之曰此曹非貧卽死者烏足以當雀屏選哉最後得一人艷梅曰可矣母兄素信其數遂不及詳竟字之其人陸姓名學洙父本邑中豪士已早亡惟老母在擁費鉅萬富甲一鄉人因爲艷梅欣慰及嫁琴瑟甚調美食錦衣婢

媼環侍卽艷梅亦竊訝其師御窮之言以爲弗驗居無何其姑
誕日賀者盈閭戚族之婦莫不來陸母酬酢已畢乃命新婦代
爲娛賓艷梅稱觴至一媼年頗高大昏憤龍鐘忽笑而謂之曰
新孃子亦太匆忙明日又阿堵生辰雖無賀客中饋亦豈能無
事語未已座中多怒之以目乃不復言艷梅心疑然亦未敢研
詰及夕入室堅叩學洙學洙以佳耦已諧且因愛不能諱微露
其情則媒氏以斧柯無成徒勞跋涉因竊與陸母計重賂日者
擇古人全福之造僞爲腰鼎以往耳艷梅大戚亟索其真者學
洙出之櫝中其實少艷梅三歲而懸弧之期果在來朝乃知媼
言非謬初猶冀其稍可及就燭下推之則視向之貧疾者殆有
甚焉艷梅益泣然出涕究亦無可如何甫周歲而學洙病矣蓋

學沫體貌雖偉實係童年燕爾旣已孔嘉新婚又值絕艷花月之態儘足銷魂斧斤之伐能無蝕骨加以天資薄弱血氣未堅遂患瘵疾臥牀不起初艷梅旣知夫命首慮其歿諸事樽節兼勸姑使之出就外傳雖不見聽家人皆稱道其賢至是危篤乃竊自恫曰非我死夫子夫子實由我而疾我則何心而忍於坐視因自製疏文乘夜密禱於上帝其略曰竈爲餓殍同填溝壑於他年不願孀居獨守閨房於此日情詢悽惻約數十言祝訖遽引刃自刎其臂羅袂盡殷香肌零落痛極遂仆於地迷惘中聞有人大呼曰上帝有命已許汝易歿而貧矣聲巨若雷驚悸而甦人尙寂無知者扶創起立入室視夫病勢似覺少減乃以肉和藥煎而進之翌日竟小愈浹旬大安彌月遂扶杖而起艷

梅既不自言夫婿姑璋亦罔知出於新婦之力也學洙既痊益更束書不讀時或出外游蕩小試飲博之端然賴其母約束綦嚴尙不敢過於馳騁又越二年母已病卒學洙乃肆無忌憚日出與亡賴者游舉手千金纏頭百貫凡祖父之經營萱親之積蓄幹僕之生殖藏鏹近千朽索論萬盡輸外府而家室爲之一空浸及田宅人盡寒心獨閨中者漠不爲意所親戚咎艷梅以爲同牀秦越痛癢弗關豈異日竟能獨富哉艷梅聞而太息曰雖非世上金夫幸免塚中枯骨何勸爲益聽其浪游且出奩具供其揮霍學洙以爲賢每向人津津樂道之人以是亦薄艷梅未及二稔家無斗筭夫婦遂徙居陋巷桑戶樵樞竹屋低矮學洙始杜門不出乃自落魄以來一衣一食學洙皆仰給於婦艷

梅賚則補綴夜則紡績日夕爲常毫無愠色學洙生於富厚身無寸長惟供炊火而已默然內媿仰屋咨嗟艷梅反溫言慰藉之聞者多美其安貧而不意其知命也如是三歲滇忽大飢當米珠薪桂之年艷梅十指不足以贈二人并日而營浸以飢凍適學洙之舅以京秩出宰中州聞甥家剝落無以資生欲助之深虞其浪費乃封舟車之資馳書召之學洙欣然欲往謀與婦俱艷梅始諫曰家散萬金依人四海妾固未見其可也况官署如郵亭舅旣過客我輩復往投之倘一朝相左當更有旅人之憂矣學洙久困思蘇遂不納妻言覓舟治任強以偕往艷梅亦頓憶茅媼之約或能邂逅他鄉隨亦從之而長途近萬跋涉維艱比及汝蔡之間月已三易未入縣境舅處已有伴來則又陞

任趙州牧矣轉折而西又將千里颯梅素質荏弱不耐馳驅遂病於旅次急未能前舅之使者乃先返夫婦耽延匝月方始啓行抵州治衙署一新吏役將出迎刺史驚詢之前任果其舅氏下車未久卽遭褐叅以蒞縣多受募命故也舅解赴省衙尋知有後灾避向都門舊居蓋召甥之价未回去趙之旌已遠而莫可追矣學洙至此氣絕心灰始悔婦言之弗用旣無所之又不能返資斧將罄告助無門不得已而謀諸婦曰悔不納子言今已至此進退維谷去死無幾然予亡子亦不利焉盜籌其所以處之答曰君將奈之何此地非如故鄉可以手爪獲此口腹者其他則妾何能爲學洙曰不然聞子有妙術昔在家園良難輕售今日失路於茲胡不爲子一試不愈於束手坐困乎颯梅

頗有難色學洙再四強之乃許諾亦緣其師有相夫之識也擇日設肆出餘金賃屋治具且懸一幔於門以蔽春色艷梅默坐於中學洙往來傳送就問者輒書片紙批而答之卽欲聞柳外之鶯而不可得矧其他哉趙人初猶觀望漸且雲集旬日而戶外之屨滿矣艷梅一批斷盡決所疑而去由是喧傳名噪遠邇慢中僂之譽傾動簪紳蓋不止士庶已也乃艷梅安於天命晨起坐幔間以十人爲率餘皆辭以異日又才多索命金日惟青蚨百數僅足褻殮此外別無贏餘學洙疑之曰以子之能富可立致非子敢存奢望何不多取錙銖早還鄉里而乃自爲限量如此艷梅不欲言其意因權詞以對曰命之理微聖人且罕言之以妾之庸明祇足應此多則不驗不亦虛人來意耶學洙

賢貪於得乃笑曰此子之節說耳術苟甚神安在不多多益善哉益固強之艷梅亦思自驗其命乃增其數且倍其值次日占者塞門悉爲判決自朝至於日昃得錢近千學洙乃大悅詰旦夫婦猶未起暑雨滂沱卯午天始稍霽來者甚稀至暮重陰凝閉遂成淫霖十餘日無少止息溪流漲溢市中水深數尺人絕無乘槎問卜者夫婦坐食其貲所得盡耗又枵腹一朝夕方始晴明艷梅益信有定數亟欲復其故轍學洙不甘仍強之三日又獲貲數緡夫婦欣幸至夜高枕而眠有偷兒潛入室中席捲所有且并其衣物盡携以去葢緣陰雨壞垣未及修整故宵人得以肆其志究亦造化使然也學洙大慟憤不欲生艷梅言笑自若徐曰君不知命宜其不免於貪妾遭媒灼之誤至今猶深

桐於心誠以君之稟賦非貧當歿微妾禱於帝天子今已少寡
久矣安得一寒徹骨猶然倡隨至是乎君無怨焉可耳因述其
夢中天語學泅益慟以爲所造如斯愈無首止之望艷梅又解
之曰君知善可迴天乎彼蒼固任人轉圜者也誠能力行陰隲
天將別註祿籍以妾之能固可相君旋里且還爾素封矣語本
寬其憂乃學泅卽聳然請教艷梅沉思良久忽憶一事曰妾從
君來時渡一溪猝不能過水深湍急也其地距此里許別無橋
梁君倘立志卽於朝夕之暇負土擔石往營之妾再以所得者
助君鳩工架木終歲之間人卽永免衣襦之患利濟誠宏善不
在此乎學泅卽慨然曰諾遂與艷梅謀每日食餘啓肆日晡便
休暇則前往營建水浸肌骨勞不知疲嚴寒之龜手皴足盛暑

之雨笠烟蓑舉所不恤人有樂助者反揖而去之夫婦又自茲
茹素口食而外悉以庀材物集而後召匠攻木攻石斧鑿之聲
盈於路通計經始至此凡閱十月而橋成初是溪雖深有時亦
僅沒膝而人恒不能涉原其水性峻急卽盎孟之石皆可激之
使行贖脚則足立尙顛仆遂無有規此議者自學爲之盡日立
於水次狂瀾洶湧究無損傷人因以爲神徒枉已就行旅歡然
因號之以慢僊橋紀其靈也學洙亦由是小康遂有簿積又越
兩歲致錢百緡乃作旋歸之計市二蹇衛載妻以行艷梅自至
趙地深自韜晦從未以半面示人至是返轡入甫識荆雖年屆
三旬而花貌儼然舉驚爲神僊不敢仰視夫婦遂就道不再徘徊
乃行未三日程學洙忽得暴疾昏睡無知撫之若水竟卒於

旅舍艷梅慟甚自恨其生之不辰百計維持究無望於偕老且居異鄉隻身誰倚遂哭之嘔血絕而復生旅邸主人又以其死之甚遽不免于連將首之於官而脫其累正紛然聚訟觀者如堵忽一人排衆直入以寸緘于艷梅曰前邨一媪聞娘子命理綦精敬以此相洩衆聞而大恚以爲當此搶攘何來是不急之務將拳石交下以洩其不平艷梅揮之曰是必有異展視焉則其師茅媪之造也因雪涕亟詢曰媪安在答曰已與某偕來渠行甚緩是以在後耳艷梅乃趨出候之曼立遠視見一人從容步履儀狀如昔媪猶未至艷梅遽伏地嬌啼宛如失乳之嬰忽覩其母嗚咽不可名狀媪近前以手曳之曰兒勿悲美玉泥沙亦其命也宜先掬吾婿乃扶艷梅起與之偕入視學誅艷梅涕

泗交頤謂其已死媼笑曰此特好因緣豈真長逝耶卽索片紙書數字焚之學誅突然欠伸有頃蹶然起坐若夢魘乍寤者艷梅喜甚亟叩其由答曰昨夕與子同夢此身卽飄然獨行旋至一洞天朱戶丹楹居甚赫奕有主者年僅三十許衣冠尊貴儀從甚都見予降階迎迓又聞堂上有呼卿之小字者其音甚細曰艷梅之婿至矣主者揖予坐且謂曰君以一橋免千萬人之厲揭厥功偉矣適奉帝詔以至寶賜君君其拜受言訖縛一物至周身蒼髯狀若狸口吐一珠赤光肆映主者令予吞之三咽而後下臟腑如經炮烙寸心火熾刻不能安歷許時而後稍可則神明一時洞達已主者命置酒爲予賀又出二女郎爲予捧觴云是卿之姊妹妹行曰見越水茅媼當自知之盤桓竟日忽有

人一札至主者閱之笑曰姊亦多慮乃爾因遣子歸出門頓覺孰知死生俄頃哉艷梅乃引之拜媪媪謂學洙曰子卽茅姓是也向曾薦子於乃岳今又十齡矣學洙頓悟媪又曰渠亦太憊懶使非子草數行渠或奪艷梅之婚妻汝以二女未可知也言次旅邸主人與衆皆心安始各散去學洙設具款媪聚飲甚歡媪忽詰陸夫婦曰仙鄉樂乎故鄉樂乎二人同聲俱以僊對媪乃探囊中取刀圭之藥令艷梅服之而少與學洙曰渠身故自有寶也更以餘藥飼二蹇遂亦不煩芻秣凌晨同出逆旅媪與艷梅疊跨其一惟學洙另乘媪叱之冉冉上升瞬息入雲中形若岳鷲倏不見男婦聚觀何啻千百行者居者咸下拜因更里名爲三僊與黃梁之鎮不朽矣

外史氏曰信哉人之可以造命也艷梅以一念欲殉其夫而殤子轉爲老彭矣學洙以一事克從其婦而餓骨不難羽化矣二蹇並舉何異雞犬同升茅媪之事雖不經然玉成終始殊不媿爲人師獨薦西席者幾奪東床不免令人不滿耳隨園老人曰此當與聊齋細柳傳叅看彼成厥子此相乃夫皆蒙惡聲而不辭天壤間惟此二婦人耳彼三家郵齋老媪少有不自便將指日矢天涕泣分訴是真所謂婆子氣